

一刻工夫簇一年學者若知如此用飢來喫飯困時眠

沐浴

身中沐浴乃氣候之沐浴月中之沐浴乃丹頭之沐浴也紫陽曰兔雞之月及其時斯言者兩月沐浴也

精全氣旺藥爐溫二八臨門固蒂根不向袖添加大候洗心滌慮道常存

又氣候來潮須當塞光垂簾湛然無欲以待氣候過也母得縱意四散所謂不能因濟須丹領矣

丹領矣

工夫到此要防危不比尋常一類推氣候來潮須保養禁關閉允守無為

靜極陽生

朔

嫩

一日旺似一日

鉛見於生須急採

採固

採藥時用看老嫩

動機生

金逢望遠不堪嘗

望

老

一日衰似一日

嫩如湧泉之泛上是也老如蟻行如毛細是也



閉目若存中空空不空坤宮真氣發背上火烘烘異風輕鼓舞一直透天宮閉之不可放化作滿頭露徐徐而放下大地作甘霖

夫人者頭乃諸陽聚會之所其中有陰名曰真汞五臟者乃諸陰聚會之所



所其中有陽名曰真鉛蓋心者上屬於陽下不屬於陰而得其中以為一身之主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聞其聲叩之者感而遂通中之者寂然不動人若向此不動中做工夫終至純熟則知天地造化悉備於我矣

悟玄篇

太虛心淵篇

我性既肇稟受無殊圓圓大慧明明真靈是時物不能萌其惡種塵不能障于羅茅而其境澄明瑩然內觀我心無心湛然外鑒物形無形坦坦蕩蕩萬慮歸空豈不樂乎泊逐緣碍因忘前失後耽塵憂眷眷著其事日被三餐其心百變夜只一眠竟遊萬景馳神于嗜慾之鄉載靈在煩惱之界鬼歌鬼舞引奔死途意味識迷背了生路如是之際真可歎惜莫若灌漱靈泉先洗善根般泛法水次洗諸垢今我一性淨潔明白無掛無念圓圓不缺若秋月之當空湛湛無遮如白雲之離頂遂得空空不住實實無相覺入慧內明見大道是乃淨境之地也修命之人可至此界以心觀心以性見性神亦泯泯真亦浩浩得之哉

我性既肇

受此含元性明明太一初純然根大朴全即在玄虛

稟受無殊

均與沖和秀何曾品有殊強分為大小所以
遠真無

圓圓大慧

妙見靈通遠無遮幸得圓精純藏大覺此最
近天然

明明真靈

自得秋蟾白靈光甚浩然浮雲應不蔽皎潔
瑩當天

不萌惡種

徹底皆真慧連根盡覺明纖塵無處起惡種
豈能萌

不隱罪芽

純正無瑕玷靈光表裏清不容些小垢焉隱
罪芽生

內觀我心無心

洞徹施真慧觀心豈有心忘然歸寂境片念
莫來臨

外鑒物形無形

真象猶無象虛形怎可形圓空齊一照物我
了然真

坦坦蕩蕩

真性無諸礙優游得自然天和俱不挫坦蕩
又何違

萬慮歸空

塵慮終為幻相忘悉入空不能容一念月照
碧潭中

豈不樂乎

世態與浮榮惟堪樂七情此般真性得歡喜
是難名

逐緣帶因

最是因緣重逐緣孽乃深昏沉天性暗旁被
六塵侵

耽塵憂眷

既抱親情久耽憂損太和不將清淨守煩惱
更來多

其心百變

對物生機巧臨時百變心靈淵都一寸役得
許多深

鬼遊萬景

夢想顛來倒鬼遊萬景中危難熾與念恐怖

在於空

馳神于嗜慾之鄉

鬼蕩神微弱馳神嗜慾鄉天真兼慧覺聲色
競荒亡

載靈在煩惱之界

真性遭沉沒憂煩載一靈頭頭隨彼去焉得
妙源庭

鬼歌鬼舞

耗了三明見全歸鬼鬼家晨昏歌舞嬉戲
向茲邪

引奔死途

不肯遊真正甘心入死途靈元盡消滅陰鬼
得舒蘇

意味識迷

意識俱遮障昏昧與迷情山兼愛海無復
向真躋

背了生路

明既移為昧還知背了生三元兼七寶任被
八邪爭

真可歎惜

大聖存仁恤深哀不悟人幽究并重業箇箇是沉淪

灌漱靈泉

一勺湛然清靈泉浸上生汲來冥灌漱芽葉得充盈

先洗善根

得地根皆善封培又灌泉熙然溢脉潤茂鬱長靈田

般泛法水

水性俱趣下通流上要般泠然無壅滯洗滌又何難

次洗諸垢

垢穢於身染須德法水清洗來三界淨閃出一圓明

淨潔明白

洗淨諸塵垢真如淨潔明皎然羣昧破慧覺微源清

無掛無念

意識無奔驟寧然勿繫牽此時諸事錯俱變一清泉

圓圓不缺

慧性復完就如初更不傷圓明何有缺皎皎一水霜

秋月當空

素月當秋夜輝空滿一輪盈然天地白燦燦玉無塵

湛湛無遮

湛湛全清淨澄明定莫遮六塵齊一拂爭敢有此些

白雲難頂

洩洩秋羅薄溶溶起玉峯無遮應不住明淨竟何從

空空不住

萬態何能掛超然悉入空圓圓寧有住浩浩燦靈通

實實無相

有相為無相無形寄有形巍然存建立真不喪其靈

覺入慧內

悟念俱開闢通流入慧中輝光無處暗皎白

照真空

明見大道
內外都昭徹冥中得皎然慧觀明見道了了白雲天

乃淨境之地

淨境今登入明然一泓清豁然無障礙廣大更充盈

修命之人可至此界

真妙知修茸堪臨淨渡中有無同一揆大道介然通

以心觀心

洞照凡心了他心此亦同真觀為自在浩浩燭諸空

以性見性

慧見無遮塞超然物我同湛歸無念裏明白親真空

神亦湛湛

已得神明體幽微與性同湛湛為我守久不落於空

真亦浩浩

為入無為界真元兩各同圓明俱浩浩大覺
得玄通

得之哉

返偽修真就因真又入空此名誠乃得得外
更無功

太虛心淵篇

玄珠錄序

道士 王 大霄 撰

別七

先師族王氏俗諱暉法名玄覺先祖自晉末
從并州太原移來今為唐漢縣竹普閩人也
太霄繼體承華蒙恩入道豈能敵先人之舊
德測天性之涯量哉伏聞鄉老說師年十五
時忽異常日獨處靜室不羣希言自是之後
數道人之死生童兒之壽命皆如言時人謂
之洞見至年三十餘亦卜筮數年云不定棄
之不為而習弄玄性驚反折法捷利不可當
○既既大乘遇物成論抄嚴子指歸於三字後
注老經兩卷及乎神仙方法丹藥節度咸心
謀手試既獲其要乃攜二三鄉友往造茅山
平路覺同行入非仙才遂却歸鄉里歎長生
之道無可共備此身既乖須取心證於是坐
起行住唯道是務二教經論悉遍披討究其
源與慧發生知思窮天縱辯若懸河瀉水注
而不竭而好為人相蓋種逆知豐頓別天地
之利害見墓田之氣色識鬼神之情狀況眾
咸信重之嘗有一家欲造屋材木已具問立

屋得不許立至明年又問得不又言不得
更至明年又問得不亦言不好於是數月間
家遭官事屋宅實財無以供贖此人方念斯
言有一家兒子患眼為醫其門前桑樹朽乳
邊差或有問病為處方合藥驗後以為奇有
人平常請問災厄或報云至明年四月一日
方好果至月前三十日夜中亡縣中故人家
有患難無遠近皆往問即便為言臧否人信
之及還如所言或到深厚家莫不盡出子女
親表求相皆為列言其貧富壽夭預鑒於未
○然行事多奇皆此類也亦教人九宮六甲陰
陽術數作遁甲四合圖甚省要年四十七益
州長史李孝逸召見深禮愛與同遊諸寺將
諸德對論空義皆語齊四句理統一乘問難
雖眾無能屈者李公甚喜時遇恩度為道士
隸籍於至真觀太霄時年兩歲也既處成都
遐邇瞻仰四方人士欽挹風猷貴勝追尋談
經問道將辭之際多請著文因是作真人菩
薩觀門兩卷貽諸好事曾往還州路遇道靜
人稀時有賢者在後數十步有一老人如隱